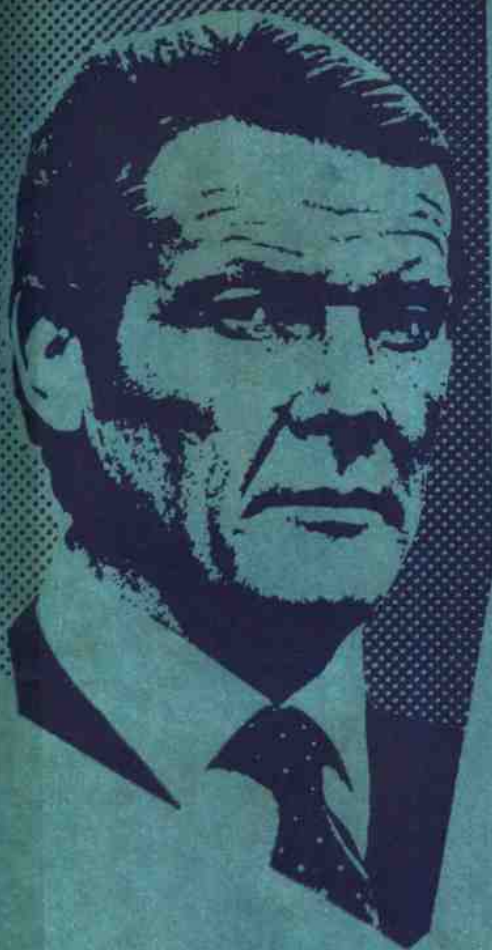


〔美〕 威廉·科恩

加里·哈特 著



两面人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两 面 人

〔美〕 威廉·科恩 著
加里·哈特
王观声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William S. Cohen and Gary Hart
THE DOUBLE MAN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New York, 1985
据纽约威廉·莫罗公司 1985 年版译出

本书翻译：第一部分：王观声，郭健哉；第二部分：张维，杨静予；第三部分：崔天凯，史卫人；第四、第五部分：高雨洁，朱沂。

责任编辑：马可铮
封面设计：丁 品

两 面 人

〔美〕威廉·科恩 著
加里·哈特

王观声 等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 31 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2.75 字数：280,000
1986 年 9 月第 1 版 198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1,600

书号：10003·024 定价：1.55 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两位美国参议员所写的政治小说。它围绕一桩政治谋杀事件的侦破过程,描写了惊心动魄的国际间谍斗争。

美国国务卿哈罗德的家属乘车遭到伏击,全部丧生。年轻有为的参议员托马斯·钱德勒被任命为调查这一事件的参院情报委员会特别小组主席。他发现此案与大规模贩毒活动有关,并与二十年前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案有联系。他的调查受到贩毒集团的恐吓,苏联特务的干扰和中央情报局的阻挠,并且受到参院内部某些议员的掣肘。他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在一位隐姓埋名二十年的老牌间谍“记事翁”的帮助下查清了一条通向苏联克格勃的黑线。“记事翁”的女儿伊莱恩受中央情报局长的胁迫,加入钱德勒的特别小组刺探小组活动情况。但伊莱恩却与钱德勒坠入了情网。当伊莱恩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知钱德勒后,她立即在一次可疑的飞机失事中罹难。调查在深入。克格勃为此而不安。他们决定秘密绑架钱德勒。美国总统获悉这一情报后,与钱德勒进行了秘密会晤。当钱德勒刚刚向电脑输入了他的调查报告,潜入的特工人员就成功地将他劫持走了。从此,钱德勒开始了他的新的生涯……

目 录

第一部分	1
第二部分	112
第三部分	202
第四部分	282
第五部分	328

第一部分

1

3月20日 星期五

国务院大楼地下室车库沉重的铁门徐徐升起。国务卿的装甲轿车出现了，后边紧跟着一辆警卫车。这支小小的车队在C街上向右拐弯，从这座灯火辉煌的大楼前面驶过。十来个深夜归来的游客和看热闹的人聚集在C街的马路那边，他们想看一眼伍德罗·威尔逊·哈罗德国务卿，但是车内光线暗淡，他们无法看到而颇为失望。

一个头戴水手哨兵帽、身穿粗呢上衣的人站在离人群不远的地方。当轿车驶过时，他徒步跟至拐角的地方。这两辆车并没有在拐角处的红灯前停下，而只是减低了速度。然后在拐进第二十三街时又加速向北疾驶而去。

这个人消失在全国科学院大楼后的灌木丛中。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步话机，说了几句话。然后他又出现在人行道上，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要司机开往国家机场。

那辆轿车向左拐进了弗吉尼亚大街，车里坐的两个人正在满意地回想着当天晚上为苏联外交部长亚历山大·苏瓦洛夫举行的成功的国宴。阿利西亚·哈罗德和她的儿媳纳塔莉刚从国务院七层楼上庄严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客厅里出来，在那里合并举行了欢迎苏瓦洛夫的外交宴会和国务卿的

五十七岁寿辰庆祝会。为了给爷爷祝寿，才准许车中的第三个人——伍德罗·威尔逊·哈罗德第三（他被冠以这个名门望族的姓氏已有五年了）——呆到深夜11点半这么晚还没有上床睡觉。伍迪对于国宴成功与否是毫不在意的，此刻他正敲着司机座后面的玻璃隔音板，吵着要用车上的电话给爷爷出其不意地通一次话。哈罗德国务卿留下了，为的是向阿瑟·克里斯琴森总统汇报当晚发生的情况。孩子歪来扭去，把奶奶新做的丝绸礼服弄皱了，但是阿利西亚宠着他。

她根本没想到自己的安危。她丈夫曾几次提醒过她可能发生险情，但是阿利西亚认为他只是重复特工处要他转告的话。

阿利西亚·哈罗德五十三年的生活一直是养尊处优——没有危险，不愁吃穿。她和丈夫一样，都是在富贵人家出生、成长、受教育和完婚的。家道殷实自然生活安定，而这对于她来说，就意味着不受干扰和欺骗。现在，在华盛顿当了两年国务卿夫人之后，她才明白生活安定还有另一个含义：保护宝贵的生命和公共机构使之不受恐怖主义之害。上星期她和丈夫在国家大教堂出席了布鲁斯·迪金森的追悼会。此人是个年轻的文化随员，在拉各斯被人炸成了碎块。她和布鲁斯的母亲一起去过斯威特布莱尔。“这是我们今年参加的第六次追悼会，”在他们走下教堂的石阶时伍德罗说。

恐怖主义的威胁在华盛顿到处可见。旅馆里，有时甚至在教堂里安设了金属探测器；经常有沉默不语的彪形大汉随身警卫；白宫门前设立了水泥路障。当然，白宫是警卫最森严的地方，里里外外到处都是武装人员，甚至还部署了防空导弹。她经常对露西·克里斯琴森产生怜悯之心，因为这个不幸的女人不得不把白宫当做自己的家。而在白宫外边随时都可

能有某个疯子从人群里跳出来，开枪射击。有一次在白宫举行的阁员夫人午餐会上她曾对露西谈到过这个想法，总统夫人听了生气了。显然这一话题使她感到不快。

这时，在回家途中的阿利西亚·哈罗德正为她过度疲倦的孙子忙得不亦乐乎。她看着伍迪笑了。晚宴一开始的时候他闹了一会儿，被她妈妈训了一顿之后就老实了，规矩得象个小绅士，一直到吃完阿拉斯加烤饼^①。他的父亲如果看到的话，准会认为这个儿子有出息。他父亲是个外交官，刚刚就任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副馆长——这是他迄今担任的最重要的职务。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祝酒和讲话，而伍迪从头至尾都在梦乡之中。

但这个孩子此时已完全醒来了。阿利西亚颇不痛快地回想着苏瓦洛夫的话。“我没想到你带了个孩子来，”他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道。然后他又用俄语嘟囔了一句，美方译员显然着了慌，便译成：“他说伍迪是个很……很活泼的孩子。”阿利西亚此前曾见过苏瓦洛夫几次。但是，她回想起来，认为他今晚不象个头脑冷静、豁达大度的外交官。他显得局促不安，连和她闲聊甚至寒暄都做不到。她彬彬有礼地问起苏瓦洛夫的孙儿们，而他却用英语说：“我见不到他们，我老得外出旅行，把美国散布的有关苏联的谎言纠正过来。”

等伍德罗回来后她得把这番话告诉他。据她的分析，苏瓦洛夫也许不愿显得过分友好。美苏关系上的冷风已经吹了几年了，他当然不愿意。但是，还是应该让伍德罗知道这件事。

阿利西亚·哈罗德回头瞥了一眼。她看到国务院的警卫车在后面只有十五码远，心中产生了一种又放心又害怕的古

① 一种甜食，通常是宴会的最后一道。——译者

怪感觉。这辆车的型号和人员配备都和保护总统、副总统的特工处的后卫车完全相同：新式的墨丘利型客货两用车，在挡风玻璃中间的上方安装了一盏忽明忽暗的红灯，在两边和靠近两盏前灯的地方都安了红灯。警卫队由下列人员组成：坐在前排位子上的一个老把式司机和一个荷枪保镖；两个特工人员坐在第二排，在后边的长凳席上还有两个对面而坐。队长荷枪坐在那辆轿车的前排位子上，用轻便对话机同后卫车不断保持联络。所有的特工人员都携带着装在皮套里的 0.38 口径的史密斯—森左轮手枪。后卫车上的特工人员也配备有阿马莱特 AR—18 自动步枪，这种枪打出去的子弹穿透钢板后还能在五百码以外使人因震荡致伤。后卫车上还携带有各种杀伤性的手榴弹、催泪弹和防暴警棍。

当这辆低矮的装甲轿车经过水门公寓后朝石溪高速公路驶去的时候，圣公会的信徒阿利西亚·哈罗德对暴力问题沉思了一会儿。她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这是桩应当由男人去思考的事，她对此是外行。但是，有警卫车跟着，她还是高兴的。

这辆轿车和紧跟着的它的影子一拐弯就上了高速公路。阿利西亚的思绪从暴力转到了对当天晚上的愉快回忆。她对纳塔莉说，“你看伍德罗会在这种正式场合喝一小点酒吗？只喝一次。他说过只要啜一丁点儿就会使他发木或者打盹。也许他担心会在睡梦中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轿车在驶上瓦特赛德路的斜坡之前略为放慢了速度。这时伍迪跌到车厢地板上，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纳塔莉俯身把他抱起来，哄了他几句：“伍迪，你瞧，”她说道。“那就是橡山公墓，约翰·佩思就埋在那儿。他编了一首有名的歌叫‘可爱的家’。”她开始哼起了这首熟悉的歌。

就在这时，在这辆加速行驶的轿车左边十英尺的地方，一只用来装砂子（冬天用于轮胎减滑）的桶子轰地一声爆炸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响。这辆国务卿轿车车身的主体被炸得飞出了底盘，把粉身碎骨的阿利西亚·哈罗德摔到了瓦特赛德路的人行道上。

在同一个时刻，警卫车的引擎和车头被炸得飞起五十英尺高后落在山坡上，和轿车的车身摔到了一个地方。司机和那个荷枪的特工人员血肉模糊，难以辨认。后排座上的两个特工人员还活着，但是被车身残骸和同伴尸体压住了出不来。在那辆轿车的残骸里，纳塔莉、司机和警卫队长受了伤，还活着。伍迪是个奇迹：他躺在轿车的地板上，吓呆了但却安然无恙。

在石溪高速公路的那一边，橡山公墓陡峭的山坡上，有一座大理石结构的柱式凉亭，是扫墓人困乏时歇脚的地方。就在那里，当爆炸回音逐渐沉寂下去的时候，一个身材细长、皮肤黝黑的人影出现了。他身穿工人的工作服，头戴水手的哨兵帽，对着步话机低声地说着。在他对面的一个低处，两个穿戴相同的人从离被炸毁的车辆右边四十英尺处的一条小沟里走了出来。另外三个人从公路那边的小溪谷里站了起来。

这些人当中有三个背着卡拉什涅科夫 AK—47 步枪，这是世界各地革命者通用的进攻性武器。另外两人则携有捷克制造的蝎子型 VZ—61 速射手枪。蝎子型手枪是恐怖主义分子惯用的武器，每分钟能射出八百四十发子弹。

这五人以敏捷的动作分散开来，在距离那些被炸得歪歪扭扭的汽车十英尺的地方站好了位置。他们扣动板机，在持续二十秒的时间里子弹象雨点般地射出，每个人都只是在换弹匣时才略为停歇。右边的那两个人朝着轿车的警卫队长坐的那边开火，结束了这个奄奄一息的保镖和司机的性命。还

在尖声叫嚷的纳塔莉用她剩下的一只手无力地抓住车窗，但马上就不作声了。左边的那三个人把目标集中在警卫车的后部。后座上的特工人员拼命地想掏出手枪，并且用脚猛踢卡住了的后车门。恐怖分子向他们每个人射出了三十至四十发子弹。

所有的子弹都射完了之后，这些暗杀分子就迅速撤离。最后撤出的一个人停顿了一下，从他的腰带上取下了一颗一磅重的 M—26 杀伤弹。他拉动了引信，小心地把它从警卫车前部裂开的地方扔了进去。

当他开始穿过高速公路去和他的同伙会合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开着一辆老式的雪弗莱汽车在公路的拐弯处减速行驶。当汽车的前灯照射在那成堆的尸体上时，她吓得魂飞魄散。这个恐怖份子一条腿跪了下来，从工装裤中掏出了一支马卡洛夫手枪，朝着她车子的上空连发三枪。她惊恐万状，猛踩油门，车子就发了疯似地在高速公路上晃晃悠悠地开走了。这时，警卫车爆炸了。

两个恐怖分子从公墓越过高速公路后上了山坡，并在大约三十码处停了下来。他们蹲了下来，把一个象火箭炮似的武器对准了轿车的外壳。那是手提式的 RPG—7 型火箭筒，它射出的弹头，其威力足以在三百码远的地方穿透十二英寸厚的装甲板。

夜空中最后传出的人声是伍德罗·威尔逊·哈罗德第三尖弱的嚎叫。接着，火箭筒一声巨响，国务卿轿车的残存部分和车中的人飞起十五英尺高，然后就成为碎片了。

恐怖分子按照他们的规矩一个个亲吻了自己的武器之后把它们扔掉了。这些武器上既没有指纹，也没有序号。公路的小溪那边的三个人迅速爬上了公墓的那座小山，并和他的

头头在大理石凉亭会合。他们两人一批消失在茫茫黑夜中。另外两个人急忙爬上对面的小山，他们分道扬镳之后就杳无踪影了。

从最初爆炸到发射火箭，总共历时一分五十二秒。

大约在午夜过后十五分钟，国务卿说：“晚安，总统先生。”他放下了保密电话，转身对着屋里的其他三个人。“又让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他说。这几个人一边闲聊，一边收拾文件，结束了一天劳累的工作。

在大厅的另一边，美联社的自动收报机的铃声响个不停，说明就要发表一项新闻公告。国务卿的办公厅主任彼得·哈马施密特从他的办公桌旁站了起来，向收报机走去。他被吓得目瞪口呆。他伸手去拿收报机上在子弹一般的哒哒声中出来的新闻稿。他的手颤抖了。“啊，我的上帝，”他连声说道。“啊，我的上帝！”

2

3月21日 星期六

在通常情况下，西里尔·梅特林柯不会在星期六下午呆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二号五层楼他的办公室里。即使克格勃的上校们在干他们的特种工作时也需要休息。梅特林柯几乎对任何物质的追求都嗤之以鼻，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的颓废表现，但却允许自己在周末到莫斯科以北二十五英里远的别墅中去逍遥一番。但是今天却有所不同。享乐的事得推迟到下星期。梅特林柯知道他今天会收到一份对他和苏联都很重要的电报。

他从百叶窗布满灰尘的狭条缝中向外凝视。灰色的天空飘起了雪花。在下边的街道上，男男女女都戴着皮帽子，穿着臃肿的衣服，低头顶着愈刮愈猛的寒风。

梅特林柯转身背对着这个房间里唯一的一个窄小的窗户。他的办公室同他那办公桌上已经磨损的桌面一样，空空荡荡的，恰似梅特林柯向外界所表露的个性。这座暗褐色的大楼，长期以来就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苏联情报、间谍和秘密活动的神经中枢，而他的办公室就在这座大楼后边的角落里。现在它已被座落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幢资本主义式的钢材和玻璃结构的大楼所取代。克格勃新建的总部长而矮的轮廓实际上是模仿华盛顿郊外中央情报局大楼的设计。

梅特林柯想到这点心中便感到不快。他对自己说，我们正变得越来越象他们了。他要求把反间谍部门留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二号，这是个有对往事的回忆、有革命的原则、和地下室里有仍然可用的审讯设备的地方。这个要求得到了批准。鲜血不会淌在新大楼里。

敲门声结束了梅特林柯的遐想。“进来，”他说。

开门进来的是德米特里·纳塔欣。这是个聪明伶俐的年轻上尉，受命担任列昂尼德·德拉钦斯基主席办公室的军事助理。他直挺挺地站着，梅特林柯挥手让他在办公桌前的一张直背木椅上坐下。

“我带来了一份华盛顿发来的电报，梅特林柯上校。”

“我猜是应由你亲自口述吧，纳塔欣上尉？”他感到纳塔欣上尉颇为局促不安。“别担心，我手下的人今天早上刚检查过这个办公室。没有人窃听。你说吧。”

“几个小时前进行了袭击。美国国务卿的家属已经被击毙。苏瓦洛夫外长从我国大使馆给德拉钦斯基主席发来急

电。他说这场袭击……很残忍。”

“国务卿呢？”梅特林柯问道。他给纳塔欣递了支烟，自己也拿了一支。纳塔欣注意到梅特林柯右手的两个指头已经熏成深黄色。

“上校，哈罗德国务卿安然无恙。袭击时他没有和家属一起坐在汽车里。”

梅特林柯跳了起来，用拳头猛击办公桌。“这些窝囊废。”

“上校，”纳塔欣小心翼翼地讲，象是在对一头危险的动物讲话。“上校，有没有可能他还命不该死。”

梅特林柯盯着他。“你是什么意思？”

“上校，我们这次是否做得太过分了？我们的外长正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就这么干？这会有牵连、后果，还有——”

梅特林柯打断了他。“牵连？后果？不可能，上尉。美国人会认定我们决不会破坏我们这位好外长的和平使命。不，在一段时间内，亚历山大·苏瓦洛夫可能会处境尴尬，但这对于我们这位和平王子不会是个致命伤。”梅特林柯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但是，上校，”纳塔欣以无以复加的外交方式坚持己见，“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授权在美国本土对他们的官员进行恐怖袭击。”

“德米特里，是这个做法本身还是事件发生的地点使你在良心上感到不安？”

纳塔欣无法回答梅特林柯的问题，也不敢正视他。纳塔欣认为梅特林柯是个外表不讨人喜欢的人。不是长得丑，也没有刀疤之类的明显缺陷使他破相，而是他的脑袋象蛇似地窄窄的，淡绿色的深陷的两眼似乎没有眼皮。

“怎么样，德米特里？难道你只要在帕特里斯·卢蒙巴大

学里有几个温文尔雅的院士？难道你只要有人讲授革命而不进行革命？”

在梅特林柯背后的墙上，有一幅巨大的苏联挂图。“上尉，你对地理有兴趣吧？这儿就有地理。”梅特林柯的手指在地图上比划着，指出了那些大学生被派去接受恐怖主义活动训练的地方。“黑海的巴统。奥德萨。巴库。塔什干。辛菲罗波尔。使用炸药，上尉——这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就是很好的一课。怎么在公路上埋放地雷，上尉。怎么朝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发射火箭。怎么暗杀你奉命去暗杀的人。”

梅特林柯坐了下来。他的脸涨得通红。“你回答不了我的问题吧，上尉？”

“这次袭击没有经过上级批准，上校。如果德拉钦斯基主席和主席团成员发现了的话——”

“谁会告诉他们，上尉？”梅特林柯问道，并向前探了探身子。“只有我们几个人才知道这个秘密。我们每个人都有些秘密，对吧，德米特里？连你……”他停顿了一下，让话声的回音在沉默中回荡着，接着又说：“秘密是不许泄漏的。”他的声音是粗暴的。

梅特林柯站了起来，走到桌子跟前，向纳塔欣示意这次会面结束了。当这位上尉转身向房门走去的时候，梅特林柯的胳膊搂住了纳塔欣紧张的肩膀，这是一般用来表示安抚的一种姿态。这只胳膊给人的感觉是象条毒蛇。在这一刹那间纳塔欣知道总有一天梅特林柯会干掉他。

“别担心，德米特里。绝对不会有人发现的。绝对不会。”梅特林柯的嘴唇在微笑，但他的脸仍象冬天的黎明那么阴冷。

3

3月21日 星期六

在福克斯豪尔路那幢空荡荡的大房子里，伍德罗·威尔逊·哈罗德国务卿坐在他那光线阴暗的书房里。时间已近上午10点了，可是这里还象是夜晚，似乎时间停止在星期五晚上11点47分。窗帘拉上了，没有日光照射在深蓝色的地毯上。

当彼得·哈马施密特一把情况告诉了他，哈罗德就想回家，想呆在家里，呆在她们呆过的地方。彼得轻声细语地把情况告诉了他，把那个吓得脸色发白的特工处人员谈的情况经过筛选之后转告了他。彼得是个多好的人啊！“我……我没办法解释这件事，先生，”他说道，似乎彼得这个明白事理的人能想出办法来解释这一恐怖事件，这个可怕的恐怖事件。

彼得对他说他不能马上回家。警卫人员让他呆在办公室里，先由他们检查他的房子，四周布下特工人员，并用警方的路障把这条街封锁起来。然后他们才送他回家——如果现在还能把它叫做家的话。那么安静，派来保卫他的生命安全和帮助他埋葬死者的人一举一动都不出声。他打那时起就一直坐在这儿。

总统不顾特工处的意见，在清晨3点过后一会儿来了。他一直呆到黎明。阿瑟·克里斯琴森总统哭了。他们勉强进行了交谈，这样的交谈不仅是为朋友分担悲痛，而且也是总司令和他的国务卿商讨一桩针对他们国家的罪行。因为他们要考虑的不只是一件个人的丧事。

哈罗德的目光越过他的书房投向电视机的落地支架。中

午，克里斯琴森总统将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电视讲话，告诉全国人民暗杀分子将被缉拿法办。但他不会公开宣布他已告诉了哈罗德的那件事：这位总司令已命令精锐的三角军^①的某部处于戒备状态。已经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取得联系，要求他们帮助查明恐怖分子的国籍。利比亚、伊拉克和南也门都有重大嫌疑。

哈罗德强迫自己象一个国务卿那样考虑问题，但却总受到私念的干扰。他知道，暗杀的目标是他，而别人却遭了殃；这点将永远使他感到内疚。阿利西亚、小伍德、纳塔莉，还有那些无名英雄。他连这些人的名字都叫不全。总统已经下令空军把小伍德从贝尔格莱德接回国内。不久之后，他的儿子就会来分担他的悲痛，但是没有人能分担他的负疚之感。

伍德罗·威尔逊·哈罗德以为人坦诚闻名，也很少会自感有罪。他那颀长的身材笔直得象棵青松。粗大而骨瘦如柴的双手更象是一个农夫而不是政治家的手。事实上他的确是在佛蒙特州的一个农场上长大的。但是自从他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弗莱彻外交学院之后，他就在这个险恶和风云变幻的世界中毕生致力于在板结得象岩石一样的土壤上培植和平。

国务卿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人，他的语言和他的思想一样，是直截了当的，不为多余无用的东西所干扰。他的姓名总是和含蓄寡言联系在一起。谁也没见他发过脾气，甚至当他在国会听证会上受到令人不能容忍的攻击时也没有发过脾气。

现在，这种凛然的神态垮了。他坐在书房中暗自垂泪。他追问这场伏击的每一细节，并在脑子里反复揣摩。他因为自己没有在那辆汽车里和阿利西亚、伍德和纳塔莉同归于尽

① 美国反恐怖活动特种部队。——译者